

## 那年那时

那年国庆节，正是田间抢收抢种的时节。白小风天不亮就跑到地里，把庄稼飞快地收拾了一番。上午，他匆匆赶回家，喊来双胞胎儿子白自成与白自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开始观看阅兵仪式。

屏幕上，整齐划一的阅兵方阵、响彻广场的口号声，让白小风无比震撼。“你们兄弟俩以后要能当兵，我这辈子就值了！”他感叹道。

父亲的话，像种子一样落在了白自成与白自立的心上。兄弟俩读高二那年，白小风听说征兵的消息，赶紧带着他们去报名。咨询征兵工作人员后，白小风才知道，兄弟俩距最低服役年龄还差1岁。于是，父子三人又踏上回家的路。

“是爸没打听明白，让你俩白跑一趟。今年咱就当提前熟悉情况了，明年再去试试。”白小风不好意思地说。白自成与白自立相视一笑，看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

第二年，白小风陪着两个儿子再次去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环节，兄弟俩顺利收到了入伍通知。那些日子，白小风去哪儿都步履欢快，像收麦打粮般高兴。

一起参军、一起训练，新兵连结束，哥哥白自成和弟弟白自立恰巧赶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队员选拔。通过层层考核，他们从战友成为受阅队友。

夏日的北京，气温很高。这天，所有方队进行首次合练。前几天，白自成冒雨训练，不小心感冒了。行进过程中，他的脸色愈发苍白，视线越来越模糊。“坚持住！”白自成不停地咬嘴唇，努力保持清醒，可最终还是晕倒了。

那天，白自立赶来时，白自成正落寞地坐在地上。“中途退场，太丢人了！”白自成又恼又羞。

“哥，倒下了就爬起来，咱们还有机会。”白自立拍拍白自成的肩膀。几天后，白自成身体恢复，可白自立又出现了状况，他的左臂肌肉有些拉伤。经过治疗，他马不停蹄地回到队伍，却已从方队的第二旗手降为预备旗手。“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他继续努力训练，最终回到原来的位置。

阅兵当天上午，当雄壮的口令响起，一个个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阔步前进。600多公里外，白小风已经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华南游击队”英模部队

## 约定

■ 盛子程

方队走来时，他屏住了呼吸。当看到兄弟俩一闪而过的镜头，他的泪水溢满了眼眶。

那天，刚好是白小风的生日。走下阅兵场，兄弟俩打电话给白小风送上生日祝福。白小风激动地说：“你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第二年，白自成和白自立一同晋升军士。兄弟俩休假回家的那个晚上，父子三人围坐在桌旁，白小风开心地听兄弟俩分享部队生活。那晚，兄弟俩向白小风保证，等服役期满就申请留队。

然而，白自成“失约”了。那年，他的身体查出疾病，不适合继续服役。手术后，他提交了退伍申请。

“哥，我舍不得你。”白自立说。“家里的活儿重，爸妈年纪大了，我回去刚好能照顾他们。你留在部队，替我好好干。”白自成说。那天晚上，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兄弟俩听着雨声，一起坐了很久。

白自成退伍后，家里承包了几十亩果园。他身体康复后，就一边工作，一边帮父亲打理果园。那年，白自立荣立三等功。当地方有关部门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家里时，白小风和白自成站在院子里，笑得合不拢嘴。

下图：当年阅兵结束后，白自立（左）和白自成（右）合影留念。

作者提供



# 她是那一株小草

■ 曹晓渔

的领导。母亲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工作。从此，母亲宣传抗日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

一次，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母亲在躲避时，脚一滑掉进水田里。幸亏吴谷泉在后面看到，他一手拽住母亲，一手拉着朱剑英拼命往前跑，最终躲过一劫。在日常相处中，吴谷泉和朱剑英会认真耐心地给母亲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母亲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火种，更加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1940年春的一天，吴谷泉通知几个已暴露的同志，当天晚上跟交通员撤退到根据地，其中就有母亲。那天晚上，吴谷泉特意安排了一场演出，掩护大家撤退。等特务发现有人逃走再派人去追时，撤退的人员早已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并且按地下党的安排都改了姓名，让追来的敌人无法找到。母亲说，她不愿意跟大汉奸汪精卫一个姓，就改叫黎明，并投入了工作。吴谷泉和朱剑英在革命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趁工作团换人的空当，借口回家结婚（他们后来成了我的公公、婆婆），离开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团，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事经济工作。

1940年8月，母亲在安徽合肥六区工作队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又奉令调到苏北盐阜地区，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当时，阜东地区的一位校长孟友仁，常常夸奖

母亲飒爽英姿：“穿一身灰布军装，别一支小手枪，起早贪黑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才17岁，又是女同志，不简单不简单！”

在阜东时，母亲与另一名女同志张野萍，被安排住在村民周孝云家。她俩经常给12岁的周孝云讲革命道理。有一次敌人偷袭，母亲和张野萍都到区里开会了，家里只剩下周孝云。母亲和张野萍回来后，没看到周孝云，两人藏在枕头下的手枪也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好在没过多长时间，周孝云回来了。她说，发觉敌人偷袭时，立马就想起了两人的手枪，赶紧掀开枕头，摸出手枪放进篮子里藏好，然后跑进芦苇丛中，一直躲到敌人离去。

那时，盐阜地区群众生活很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新四军战士也跟群众一样挖盐蒿子充饥。由于吃得太差，营养跟不上，母亲经常流鼻血。有一次，母亲鼻血流得太多，脸色煞白。一位当地群众就叫儿子冒着严寒，去沟塘边挖了几个茨菇煮水给她喝，才救了她一命。有时遇到敌人突然进村，群众会急忙找便衣给新四军战士换上，尽力掩护他们。

1944年，母亲被选调去盐阜区委党校学习。这时，她已改名里凡。学习期间，她遇到父亲曹岚，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结了婚。第二年秋天，我的大哥出生。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根据地，很多干部群众被杀害或被迫逃走。按照

规定，母亲本应该带着我大哥撤退，但考虑到工作需要，她决定把我大哥托付给别人，自己留下来继续斗争。后来，大哥得了肺炎，没有药医治，又赶上发洪水，等父亲设法送来药时，大哥已经死在母亲的怀里了。

淮海战役开始时，母亲怀上了我大姐。在一个大雪天的行军路上，母亲临产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扶到一堵矮墙内侧，垫上被子——大姐就这样出生了。后来，大家又找来一副担架，抬着母亲和大姐回到老家休息。大姐满月后，母亲将她留在老乡家里，又出去工作了。

小时候，每次听到母亲讲大姐出生的事，我总以为她是在编故事。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更体会到她当时的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苏南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过。1984年1月离职休养。

2005年，母亲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5年后，8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她生前留下遗嘱，不组织遗体告别，不给组织添麻烦，遗体捐献国家医疗事业。

母亲晚年曾作过一首诗《小草》，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植根大地默无声，迎春归自发芽。晴沐阳光沐阴雨，朝披珠露晚披霞……脉脉含情描丽景，愿铺绿毯接天涯。”我想，母亲就是那一株小草，向着她心里的阳光，默默生长，一生无怨无悔。

## 家庭秀

快来接我吧  
我坐着彩虹飞  
像星星飞过清晨  
像花朵飞向春天  
像幸福的微笑  
飞向爸爸妈妈的唇边  
李学志配文

定格 近日，陆军某部二级上士靳强的妻子带儿子来队探亲。因为夫妻俩陪儿子玩滑梯的温馨瞬间。  
胡东亮摄

## 家人

我的母亲里凡，原名汪玉雯，曾改名汪雯、黎明、里凡。母亲1923年出生，因幼年丧母，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

母亲读完小学后，家里无力再供她读书，便去了县里一家医院当学徒。那时，外祖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她。于是，母亲只好回到她父亲和继母身边。

1939年冬的一天，母亲正在家里做饭，她的女同学朱剑英突然从门外风风火火跑进来。朱剑英一进门就压低嗓门对她说：“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打鬼子吗？你收拾一下，今晚来古河镇（今属安徽省全椒县）找我！”

朱剑英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当晚，母亲带上几件衣服悄悄离开家，直到天亮时才找到朱剑英。朱剑英当时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团工作。就这样，16岁的母亲加入了工作团，并改名汪雯。

母亲工作积极性很高，唱歌、跳舞、演抗日活报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有时看到朱剑英神秘地外出，问她去了哪里，朱剑英也不说。母亲有些不高兴，就去问团里的“老大哥”吴谷泉。

母亲不知道，吴谷泉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朱剑英也参加了共产党。吴谷泉了解母亲的工作表现，告诉她想真正抗日就要接受共产党



## 独特之美

■ 刘书毓

## 说句心里话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经过一路奔波，我来到爱人所在单位探亲。这是一个坐落在大山中的营区，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才能到达。一路上，想到能与爱人团聚，我心中便扬起喜悦与甜蜜，不觉旅途辛苦。

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营区的秋景。与老家已近初冬的萧瑟不同，大山里秋意正浓，再加上军营特有的严谨庄重氛围，秋色又有几分别样的情致。

军营的秋，是静谧的。午休号响起后，整座营区一片寂静。家属院内有一棵白栎，树叶在微风拂动下沙沙作响。楼间或传来几声猫叫。我推开窗，向楼下望去，几只小猫正躺在树下晒太阳。阳光透过斑驳的叶子洒在地上，形成一个晃动的亮斑。小猫们爬起来调皮地扑着亮斑，画面格外温馨。屋内，传来电视的声音，是爱人又在看老电影了。胶片电影的音质比当下的影片更具时间质感，演员字正腔圆的对



茅文宽绘

话，与方方正正的军营有种莫名的契合。我回头望向屋内，一阵风将书页翻起，爱人默默起身替我收好。岁月静好，莫不如是。

下午，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细细听，是军娃们呼朋引伴跑下楼玩耍。家

属院又热闹起来了。与板正的营房相比，淡黄外墙、红色屋顶的家属房看起来要更温馨些。一到假期，来自天南地北的家属们会聚集到这里。虽然大家彼此不认识，可同为军属，总有种天然亲切感，打个照面很快就熟稔起来。

孩子们更是无拘无束，很快就结下友谊。在这小小的院子里，人与人的关系莫名地很亲近。

由于大山远离城市，出行不便，在家属院散步便成了我和爱人为数不多的消遣。我兴奋地跟他讲自己的见闻，感叹军营的秋天是如此与众不同。我们沿着步道慢慢向前，树叶纷纷扬扬落下，将路面铺成一片金黄，踩上去还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声。

爱人捡起一片树叶，神秘地说：“军营里秋天真正的美，你马上就要见到了。”

说话间，远处一座楼内涌出几队穿着作训服的官兵。他们手拿清扫工具，排成一排互相配合，三下五除二便将落叶扫净，装进黑色塑料袋里，整齐地码在路旁。

没过多久，爱人也归队了，和他的战友们在刚清扫完的步道上热火朝天地训练。虽是周末，但大家不肯松懈，整齐的口令与歌声响彻营区。我望着这群年轻的官兵在浓浓秋意中刻苦训练，瞬间体会到爱人所说的“秋天真正的美”，那是一种热烈的、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独属于军营的严肃活泼的美。也是在这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勃勃生机。

因为爱上了军人，所以我也爱上了军营，更为能亲眼领略秋日军营的美而深感自豪。军人和家属似乎总在经历别离，可又一次次重逢。在这一方天地里，我们都坚守着各自的坚守，热爱着各自的热衷……

## 写在小诗里的理解

■ 解澄澄

## 情到深处

不论是谈起军营往事，还是生活日常，赵涛都会用“平常”来形容这一切。他说，许多过往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简单普通；也设在军营里干了20多年，并不是每个人都光彩夺目，更多是像自己这样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兵。

和赵涛聊天时，他的声音平和舒缓，笑容可亲。不熟悉他的人，很难将这样的他与训练场上那个雷厉风行的“兵王”联系在一起。

入伍多年，赵涛也曾有过退伍回家的想法。父母年龄大了，妻子和孩子需要陪伴，家人是他心里放不下的牵挂。赵涛说，妻子通情达理，正是她说能照顾好家里，让自己安心服役，这才打消了他心里的顾虑。

妻子在家附近找过不少临时工作，有餐厅服务员、超市营业员等，但要么因为孩子上学，要么因为家里琐事，一来二去都干不长。赵涛劝过妻子，让她照顾好家就行。“我自己多少挣点，不就给你减轻点负担嘛！”妻子常说。

入伍这些年，赵涛常选择学生放

寒暑假时休假回家，这样就能多陪陪儿子。尤其这几年，儿子上了初中，青春期也随之而来，赵涛只能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帮助孩子解答心中的困惑。

赵涛总觉得自己军营这些年很普通，规律的生活日复一日，训练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渐渐地，他才发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一些看似平常的往事，都在妻子口中化作“军人的奉献和付出”，陪伴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一次休假在家，赵涛带儿子出门。路上，儿子遇到几名同学。赵涛走到一边，给孩子们留出空间聊天，但又忍不住想听听他们的对话。在那隐隐约约的谈话中，赵涛数次听到了“军人”一词。那一刻，赵涛忽然明白了什么。儿子和自己一样，尽管不善表达，但心里把彼此的陪伴视作最幸福的事。

今年，家乡组织中秋征文，赵涛儿子的一篇小诗刊登在了当地报纸上。诗中这样写道：“月光下的坚守不是孤独，肩上的银霜是扛下的责任，边疆的泥土仿佛也有家的清新，手中紧握的钢枪，是祖国山河锦绣的保障；爸爸，你的身后，是万家灯火。”看到小诗的那一刻，赵涛不禁热泪盈眶……